

地平线

阎欣宁 著

长篇小说《米夏瓦》姊妹篇

古田会议后，确立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法宝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平线/阎欣宁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5459 - 0082 - 8

I. 地… II. 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5982 号

地平线

阎欣宁 著

责任编辑 / 江金辉 甘于黎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富生印刷厂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7.75

字 数 / 254 千字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082 - 8/I · 11

定 价 / 30.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录

- 一 “红带子”军开进汀州城 Ⅲ 1
- 二 故事往往发生在一天之内 Ⅲ 8
- 三 四块饷银种下了病根 Ⅲ 16
- 四 泥腿子学会了打野食 Ⅲ 26
- 五 黄松的革命刽子手使命 Ⅲ 32
- 六 密约连家堡 Ⅲ 43
- 七 劫船汀江边 Ⅲ 49
- 八 上帝带来的不仅仅是福音 Ⅲ 59
- 九 不是冤家不聚头 Ⅲ 68
- 十 月亮女神一支歌 Ⅲ 76
- 十一 烧香的，还是拆庙的 Ⅲ 88
- 十二 棍棒之下 Ⅲ 97
- 十三 手枪连到底谁说了算 Ⅲ 106
- 十四 老丁并非没有用 Ⅲ 114
- 十五 是谁楔入的铁钉 Ⅲ 124
- 十六 教你一支歌 Ⅲ 135

- 十七 谁对谁错会上见 Ⅲ 147
- 十八 逃兵 Ⅲ 160
- 十九 这就是宣传队 Ⅲ 170
- 二十 枪口和射出的子弹 Ⅲ 182
- 二十一 温泉之浴 Ⅲ 190
- 二十二 风满楼 Ⅲ 198
- 二十三 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和革命式的爱情 Ⅲ 205
- 二十四 逃离的欲望 Ⅲ 215
- 二十五 松香的秘密 Ⅲ 223
- 二十六 古田，廖家祠堂小耳房 Ⅲ 231
- 二十七 风雪古田 Ⅲ 240
- 二十八 “问菩萨为何反坐” Ⅲ 247
- 二十九 枪声差点响起来 Ⅲ 253
- 三十 魂儿像只射落的鸟儿 Ⅲ 262
- 三十一 天与地之间 Ⅲ 267

一 “红带子”军开进汀州城

前委的通知夜里到的，说是不搞入城式，平平淡淡进汀州。但军部和红四军主力从闽赣交界的长岭寨下来，却在汀州城外扎下营寨，等着第二天初升的太阳。三十一团二连党代表王初恩心里就嘀咕：怕是要讨个吉利的时辰吧？

3月的太阳，沾些迟滞的寒气，水淋淋的样子，从东方地平线上慢腾腾地爬出来。地平线，那道天空与地面的分隔线，远远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将人们所能看到的方向分开为两个分类的线，一个与地面相交，另一个属于天空。1929年3月14日清晨的汀州城外，真地平线被树木、建筑物、山脉等半遮半掩，取而代之的是可见地平线。不同的是，可见地平线代表着人类目力所能及的最远距离。远离地平线的汀州城外，嘹亮的军号声此起彼伏，撼落了无数草芒上隔夜的露珠。马蹄声和脚步声“沓沓”地敲成了一个鼓点，汀州城南门外的地皮，像鼓面似的剧烈跳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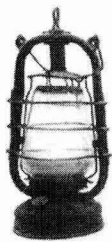
红四军主力浩浩荡荡地开进南门的时候，王初恩的两只眼睛就像刚发射完子弹的枪口一样，滚烫而又黝黑。他好奇地打量着汀州城那灰扑扑的古城墙，心说这怕是大唐还是大宋年间的家伙吧？威势不减的城门楼子，咋就保存得这样完好无缺呢？那顶上要是架起两挺轻机关枪再合适不过了……若是强攻，得熬多少火药硝子才能炸得开？郭凤鸣那个熊包蛋，老天爷瞎了眼，

白给他一座这么结实的汀州城，抗不住红四军的一个冲锋。自从下了井冈山，红四军的日子并不好过，风雪中转战几个月，坏消息一个个传来，听说留守山上的部队已经战败，井冈山失守，彭德怀、王佐的部队都不知去向。红四军辗转流离，痛感失去根据地无家可归的困境。直到上月10日、11日两天，红四军在宁都大柏地打了个漂亮的伏击仗，将尾随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打得狼狈不堪，俘敌、缴枪各八百，形势才稍有起色。连党代表王初恩和多数人一样，原以为红四军会扭头杀回井冈山，收复失地呢，谁想到红四军从瑞金扭头进入福建地界，总前委打起汀州古城的主意。从昨天也就是13日起，战斗在渔溪、长岭寨打响，红四军一举击败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击毙旅长郭凤鸣，歼敌两千余人。长岭寨得手，闽西重镇、千年古城汀州的门户也就向红四军洞开了。

天光尚早，汀州城内却早已人流如堵，街上的店铺开门的倒不多，就是人多。昨天城外枪炮声如雷，等枪炮声渐渐平息下去，城中百姓就一传十、十传百：红军得手了，郭凤鸣完蛋了！这天的清晨，对于汀州百姓来说，注定更换一轮崭新的太阳！除了卖早餐、卖菜的小摊外，街两旁挤满了看新鲜的人，那些头戴毡帽、身穿棉袍的老翁、老妪在前襟下拢着烤手的炭竹篾，腾不出手来，便笑咪咪地朝进城的红军一个劲地微微点头。一拨拨的小青年敲锣打鼓，还有人“嘣嘣”地放着火铳，不绝于耳的鞭炮声更是远甚于昨天的枪炮声，汀州古城，约好了要重新补过大年似的。

九班班长涂水根走得身热，早把头顶上那顶塌了半边的呢礼帽摘了，露出那头蓬毛垢草般的长发。兴许有小半年光景了，别说剃头，就连找把剪子胡乱铰上几把，好歹图个利索都没能顾得上。那顶破礼帽，还是涂水根在大柏地战斗前侦察地形时，从一个游贩头上一把摘来的，说是为了便衣化装的需要。

“怪了，这汀州的老百姓不怕兵呀？王老板，怎么跟回到了井冈山一样？”涂水根把连党代表称作“老板”，是打井冈山上叫下来的，王初恩训过他多少回，总也改不了口，那货还振振有词，说连党代表不是老板是什么？连里其他官佐士兵都是伙计嘛。



一脸放光的王初恩摇了摇头。离开井冈山后，他这位连党代表越来越难以回答士兵弟兄们的种种问题了。其实，1927年8月，朱德、周恩来等人率部于南昌暴动，起义军兵败退出南昌后，就路经汀州小驻，当地百姓对共产党这支官长、士兵人人脖子上缠根红带子的“赤军”并不陌生。朱军长当时带的部队，如今可是半个红四家的家底子呀！

“王老板，部队打汀州真打对了。”涂水根并不理会王初恩的摇头，又凑了过来。下了井冈山，“王老板”的话越说越不灵，涂水根越想引着“王老板”多说话。

“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王初恩没好气地说。他对部队不回井冈山到现在还一肚子气。

涂水根并不理会党代表的情绪，笑嘻嘻道：“有吃的喝的就叫对，没吃没喝就叫错。当兵吃粮，就是牲口还得喂把草料呢。王老板，你看这汀州，富得流油啊，哪是井冈山那穷山沟可比？”

王初恩脸更臭了。

“涂水根，你嘴里嚼粪蛆了？井冈山怎么了？井冈山山好水好人好，就连南瓜都特别甜……你给我听着，朱军长、毛委员不会放弃井冈山的，早晚他们要带咱四军杀回井冈山……”

井冈山上下来的老红四军官佐士兵，仍然按照井冈山上的习惯，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称作“毛委员”。

涂水根根本没理会王初恩的训斥，他的目光早被路旁一家酒帘幌子吸引了，那上面书写着大大的“汀州老酒”字样，原来是一家酒铺。涂水根浑身燥热，一扬手将那顶塌了边的破礼帽扔出去，破帽子犹如一只受了伤的黑老鸱，晃悠悠地飞上了路旁屋顶。他口里的涎水似乎就要流出嘴角了，肠胃中似有几根枪通条在七搅八搅。

“涂班长，部队驻下来，你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剃头挑子，先把你那狗窝打理干净，咱好歹是红军主力部队，如今也算进了大城市……”王初恩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红四军下山后转战数月，吃尽苦头，如今走进汀州这“大城市”，傻瓜才不高兴呢。“对了，涂班长，你说汀州这地方富得流油，你打哪

知道的？”

涂水根得意地一笑。

“我老涂干红军前是干啥的？我告诉你，王老板，乡下看头，进城看脚。”

“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

“乡下土豪劣绅，你看看头上就晓得了，戴皮棉毡绒帽的，油得苍蝇落上去都打滑跌跟头的，错不了；城里人呢，你得看他们的鞋……你看这汀州城里，可有穿草鞋的？”

王初恩看看路边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果然都是清一色的藏青面的棉鞋、布鞋，偶尔还有闪光打眼的皮鞋，而踩在青石板官路上悄无声息行进的红四军队列中，大多还是缠裹了布条的草鞋，就连他这连党代表的脚上也不例外。涂水根干红军前没个正儿八经手艺，常以游走四乡收鸭毛为营生，株洲、萍乡这些大城市都去过多回，他对于城市，就像猫熟悉鱼腥味；对于乡村，又像狗熟悉自己的窝。王初恩正想说点什么，街上的百姓忽然发一声喊，潮水一般扭头朝一个方向跑去。随后，男女老少的声音像传递口令似的，由远处传向更远处：

“走啊，去看死鬼郭凤鸣喽！”

王初恩觉得奇怪。长岭寨战斗正酣时，他曾遇到过团长伍中豪，伍团长兴奋地告诉他，敌旅长郭凤鸣眼见长岭寨阵地难保，亲自从城内率众反扑，已被红军击毙。难道情况有误，郭贼未死，被捉进汀州不成？

福音医院在山上，是个清静之处，各种消息闭塞，如隔绝了尘世一般。

这两日，城外的枪炮声时紧时松，响得像湿柴烧锅，“噼噼啪啪”的，就连上帝心里怕是都不安宁。玛丽亚心惊肉跳的，开始以为城外又在闹匪患，后来听动静不对了。魏约翰医生悄悄告诉她：是那支红带子军队又打回来了！玛丽亚一愣，记忆像夏日里的汀江水，汹涌而来。一年多前，那支路过汀州的南昌暴动的义军，人人脖子扎着一根脏污、破损的红带子，说是共产党的部队。哦，那个脸盘眉峰都像石头雕刻出来的红军伤号，还是个长官呢，他叫什么来？玛丽亚努力想了半天，还是徒劳。快有一年半光景了，原本以为



将那支远走高飞的红带子军和那个受伤的长官一起忘掉了呢，谁想到做梦一样，红带子队伍又回到了汀州。那个石刻一般长相的长官伤号呢？他还在队伍上吗？昨天上半夜，枪炮声平静下来，玛丽亚还面对圣母像和透明般的烛火暗暗祷告了一支香的功夫。

前年秋天，大概9月光景，城外也是这般枪炮轰鸣，也是天亮时，一支军队开进了汀州城。福音医院的女护士玛丽亚跟着魏约翰医生上街看热闹。街上的商人们无事不晓，他们说，这支军队就是上个月在南昌城里举旗造反、赤色暴动的那支“红带子”军，说是共产党的军队。进了汀州城的红带子军并不像商人们嘴里说的那么可怕，更不曾杀人放火，打劫商铺。那支队伍尽管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小伙子们精神头十足，一个个晒得油黑锃亮，两只白白的眼仁放光，一路上嗷嗷叫地吼着军歌，边进城边好奇地东张西望，打量着城内的牌坊街楼。那一日，玛丽亚正看得入神，就听传来一阵吵嚷声，几名夫子抬着一副担架，停在了路边，上坐着一个身上缠了绷带的二十八九岁的军官，那人脸盘方正，眉峰处都有棱角似的，好像石头雕刻出来的，看上去有点南人北相。吵闹的原因是他不肯坐担架，要士兵牵他的马来。几个士兵模样的弟兄正围着他苦苦相劝，非要他坐担架，双方僵持不下。魏约翰医生走过去，一眼看到那军官又黑又脏的绷带上已经透出脓水，浑身的汗酸味中透着刺鼻的腥臭。

魏约翰医生皱了皱眉头说：“军官先生，你的伤口已经感染了，必须尽快手术，我以上帝的名义起誓，否则你将有生命危险。”

那军官一张被南方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上一副铁青色，透出肃穆的腾腾杀气。他把恼怒转向了魏约翰医生。

“你是什么人？脸蛋上划一刀——多嘴！”

玛丽亚见那军官耍蛮，当街羞辱魏约翰医生，心中十分生气。在福音医院，除了傅连璋院长外，玛丽亚最敬重的就是魏约翰医生了。她忍不住开了口。

“军官先生，你不要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这是福音医院的魏约翰医生，汀州城里没人不认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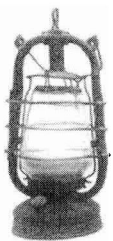
坐在担架上的军官有伤在身，转身迟缓。等他臭着一张脸，扭过头来正要发作，却一眼瞅到了玛丽亚那张秋日里灿烂无比的面容，他立时像冰块落在了大太阳底下，又像中了枪似的哑了火，口不能语，身子一软，瘫倒在担架上，由着夫人们抬走了。魏约翰医生叫玛丽亚给担架带路，带他们拐上了前往福音医院的坡路。

后来，福音医院傅连璋院长与红带子义军成了棒打不散的好朋友。几天之内，福音医院共收治了起义军三百余伤员，包括一名叫陈赓的营长。

福音医院原为英国教会医院，倚山而建，坐看半座汀州城。它由门房、礼拜堂、病房、医疗室、手术室等六幢平房组成，雪白的墙，灰色的屋檐、门窗，看似平淡，却有着洋人一丝不苟的风格，医院的管理异常严格，医生、护士都要按时到礼拜堂做礼拜，魏约翰他们医生之间，交谈经常都用英语。即使穿起白大褂行医，也要把领带系得不透风，吃饭要用亮晃晃的刀叉，那东西一看就知用来切割肉块和骨头的。

玛丽亚的家就在汀州，父亲是个裁缝，开个缝衣铺子养活一家人。她是独生女，从小受到溺爱，闽西客家人很看重读书识礼，一个女孩儿家，家境尚可，做裁缝的父亲将她送进学堂读书，只是在她十二岁那年，父亲才把她送到福音医院，从濯洗衣褥、清理卫生开始，到学习临床护理。她不仅身心皈依了上帝，和魏约翰医生一样，连自己的名字都改了。“玛丽亚”、“魏约翰”，这些中西合璧的名字似乎脱胎换骨，离以往的生活远了，也就距上帝更近了。

天色放亮后，玛丽亚走出医院，来到街上。路边人说，红军大队刚刚过去。她像被汀江水裹挟的一颗小石子，身不由己，被潮水般的民众带到了城关。在那里，她遇到了教堂的钟神父，他们都是离上帝不远的一家人，彼此熟识，差不多算是半个亲戚了，便结伴而行。钟神父告诉玛丽亚，他可不是出来看什么热闹的，城外有个教友昨晚生命垂危，带消息进城请他去做临终弥撒，没想到一大早就赶上红军入城，钟神父担心这城还不知出不出得去。玛丽亚一路上听到的消息，比她在福音医院一年听到的都多。原来，前年秋天那支红带子队伍是共产党的军队，现在叫红军。红军把守城的国军打败了，就连旅长郭凤鸣也做了红军的枪下之鬼。郭凤鸣以一旅之众在汀州拥兵自重，



自诩为“汀州王”，平日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红军收拾了郭凤鸣，自然为汀州百姓送上一份见面大礼。一路上城内百姓尾随红军大队，高声喊着各种各样的欢迎口号，人人都像喝足了陈酿米酒似的醉意醺然。他们喊些什么，玛丽亚有的听不见，听见的也未必听得懂。她只知道，共产党的红四军进城，就像早年太平军“长毛”来到汀州一样，意味着改朝换代了。

忽然，山呼海啸般的民众静默下来，玛丽亚和钟神父顺着旁人目光看去，只见城墙上晃晃悠悠地用绳子吊下个东西，那物颤了几颤，便停在空中，一晃一晃地叩打着城墙，不甘寂寞似的。仔细看时，认出那是一个死人，被用绳子捆了双足，倒悬在城墙上……上帝啊，那居然就是前几日还不可一世的“汀州王”、国军旅长郭凤鸣！

一旦认出郭凤鸣，一旦看到他变成倒悬于世的死鬼，汀州百姓们愈发相信，自今晨起，汀州城内的世道真的变了！不知谁带头喊了一嗓子，立时，山摇地动一般，汀州古城都在打晃，就连那倒挂在城墙上的死鬼郭凤鸣，也像簌簌发抖一般摇晃起来。人到死后才知怕，姓郭的那死鬼看来是早就该死了！人群竟像逛庙会看到稀罕时，争先恐后向前挤去，那气势似乎能挤倒千百年的古城墙。

钟神父想抽身离去，却与人流相悖，他站立不稳，玛丽亚急忙伸手搀了一把。钟神父看到倒悬于城墙上的死尸，原本微红的脸膛立刻白了，他的眉头拧到一起，由于寒冷，原本抄到黑色教袍里的双手不由伸出来，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低声喃喃道：“主啊，万福玛丽亚，上帝之母，你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为我们的罪恶祈祷吧……”

玛丽亚听到钟神父熟悉的声音，仿佛置身于教堂中，又仿佛傅连璋院长和魏约翰医生也在教堂礼拜呢。她不由也伸出右手，在胸前划个十字，口中呢喃自语道：“光荣属于上帝、耶稣和圣灵，天下兄弟姐妹，无论是谁，无论有无过错，都是你的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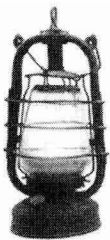
玛丽亚和钟神父双双为死者做起惯常的祷告来。

以往在福音医院，但有不治身亡者，傅院长总要求他们按照教会兄弟姐妹般的隆重礼遇，为死者祷告，无论死者是富贾，还是赤贫如洗的乡民。

二 故事往往发生在一天之内

不远处，一家卖豆腐干的小店铺那低矮的屋檐下，站着一位男人，正冷眼打量着祷告的钟神父和玛丽亚护士，他就是红四军的特派员柳达夫。柳达夫还很年轻，二十六七岁，眉清目秀，一副精明强悍的神情，总是不屑于世间万物的倨傲自信，多少弥补了他稍嫌瘦弱的身骨。他刚从苏联留学归来不久，就被党中央委派到红四军工作。可惜这位来自上海中央的“钦差大臣”刚到井冈山，就遇上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曾亲自征求他的意见，柳达夫毅然选择了与四军主力一同行动，他慷慨激昂，唾液如飞，说是“宁肯丧家，也要做一只忠勇的狗”……当时毛泽东同志听后皱了皱眉，什么也没说。柳达夫的另外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身上不像其他红军官兵那样穿得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人穿着大姑娘、小媳妇花棉袄染黑的“军服”。柳达夫穿一件散发着幽幽暗光的黑色皮夹克，脚下是一双德国制的手工牛皮靴，头上则戴了一顶花格粗呢的鸭舌帽，这都是他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为自己挑选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化的战斗服装。要是红四军前委和军部还有谁懂得他的黑皮衣上没有襟扣，又会拉得“啾啾”作响的那道铜制“拉锁”的话，就会发现柳特派员连裤腰带都没绑，他使了两根松紧绳似的吊带将裤腰挂在肩膀头上呢。

柳达夫跟着红四军军部进城后，想独自一人在城内随意走走看看。他毫



不掩饰自己一下子就喜欢上这座千年古城，一道古色古香的老城墙，一弯绕城而过的汀江水，还有满城明清风格的房屋建筑……真是太美了！简直有些俄罗斯风格的油画效果呢。在此之前，他实在想不到闽西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还有这样一个汀州城，就如同被污泥包裹起来的蚌壳中竟然还有一颗璀璨的珍珠。柳达夫不明白前委书记老毛为何带着红四军主力在赣南一带打圈圈，与尾追堵截的敌人“躲猫猫”。那时柳达夫喟叹：老毛尽管得意于他在井冈山上割据出一块红色苏维埃根据地，可这个乡间教书匠出身的红色领导人毕竟没有在苏联学习过正规的军事指挥，就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朱德，也不过一个老派的旧军人。设想一下：四军若是换了从苏联回来的刘伯承指挥，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当前委决定夺取汀州城时，柳达夫举双手表示赞成。与红四军的老毛、朱德、陈毅那些人一口锅里捞饭吃，还很少有过这样意见一致的情况呢，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兆头。柳达夫同普通的红四军官兵一样，也早就厌倦了跋涉风雪、流离失所的行军作战生活，盼着能得到喘息休整的机会。汀州古城，正是落脚之地啊。

正当柳达夫雅兴陡然而升时，他在潮流般涌来涌去的人群中，看到了被抛出浪花中的那个黑衣神父和白衣护士。神父穿着一身黑色教袍，不用说就知道这是个什么角色，一个资产阶级的黑色乌鸦！竟然飞到了闽西的山沟沟里，落脚在汀州城内，西方宗教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啊。而护士那一身白色的装束，与神父截然相反，同样暴露了她的职业。哦，还有，就是两人的祈祷动作了。在革命圣地苏联，随着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建立，帝国主义的帮凶，东正教几乎和地主富农一道被工农革命政权消灭了，红色的理想主义光辉照耀着古老的俄罗斯大地，这正是令柳达夫和其他中国同志欣羨不已之处。而这个闽西小城汀州，古老中伴着新潮，令人咋舌啊。红军扯旗放炮入城来，帝国主义的势力早该闻风丧胆、屁滚尿流才是，他们那一黑一白、一男一女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为被红军击毙的敌酋做祷告，这足以令他惊讶了。对付这些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帮凶，柳达夫并不缺乏革命的主义和办法，别忘了，他可是留苏归来的地道的布尔什维克啊！他扶了扶腰间的手枪，走下了豆腐店屋檐下的台阶，向着那个黑衣神父和白衣护士走去。

柳达夫先走到白衣护士身旁，拍拍她的肩。玛丽亚一惊，回过头来，柳达夫一怔，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甚至忘了自己为什么要拍人家的肩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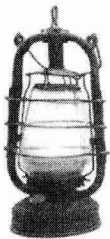
柳达夫看到了一张东方式的古典而美得令人灵魂出窍的脸庞，一张带有古越痕迹的五官特征，灵巧、精致、匀称，分布合理，就像德国的哲学一般严谨，又如法国的小说一样浪漫，却还有着英国十四行诗一样的华美……总之，柳达夫自离开莫斯科回到国内，还不曾顾盼美人。特别是来到红四军工作后，辗转各地，疲于奔命，连肚子都填不饱，更难以留意女性之美。他没想到，在古老的汀州小城，会看到一张令他怦然心动的仕女般的脸庞。对，这可不是那种俄罗斯风格的油画了，简直是一张出自于宫廷画师最完美的工笔画。

美，就是一种主义啊！柳达夫在心底深处半是呻吟，半是吟诵，他简直头重脚轻，竟然有了种倒悬的感觉……

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身旁黑衣神父和其他人的存在。

部队开进古城汀州，红二十八团五连连长丁泗流的心里，猫爪子乱挠似的又痒又痛。

他早先在国民军许克祥部独立第三师当副排长，虽然贵为军官，但一排之副，头顶上就压着个排长翻不过去，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官大半级就让人喘不过气来。想克扣点兵饷、喝点兵血什么的都轻易轮不到他这个排副。一次行军，丁泗流崴了脚，本来咬咬牙也能跟上队伍的，他却不急不忙地跟在后面走。谁想那个冬天日头寒短，太阳一个金瓜坠地，掉到地平线下面就找不着了。天黑透的时候，丁泗流算真的掉队了，他索性投宿村庄住下来不走了。那晚，手枪一亮，房东家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了，又舒舒服服烧水烫了脚。房东家的闺女就是另外一道菜了。那女子水灵着呢，一双眼睛镜子似的直朝他身上晃，遇到了丁泗流的目光，又慌慌地躲避开。丁泗流跟掉了魂似的，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本不想再走的，没想到村上又开进来支队伍，打听下番号，是国民军第二十军。丁泗流知道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的厉害，不敢



再动那份花花肠子，多看了那房东姑娘几眼，就跟着人家二十军走了。吃行伍这碗饭，对丁泗流来说，端谁的碗都一样。

1927年夏天，升到了排长的丁泗流没想到二十军在南昌城里举行暴动，造起国民政府的反，这才知道军长贺龙原来头上早已扣了顶红帽子，是共产党的人！国民政府调集南方各省兵力对付暴动部队，二十军吃不住劲了，退出南昌，且战且走，丁泗流也在战斗中负了伤，幸好革命军不丢伤员，硬是派夫子用担架将他抬进了闽西汀州城。

不过年把多时间，天上人间，恍如梦境啊。丁泗流此番随军重入汀州，工农革命军已经有了大号，叫做“红军”了。当兵吃粮拿饷，叫什么无所谓。进城之前，丁泗流就想一是歇歇脚，大吃几顿；二是一定要寻找到福音医院的小护士玛丽亚。那一次进汀州，若不是看到貌若天仙的小护士玛丽亚，鬼才肯住什么医院呢。丁泗流一向以纯粹的行伍出身而自傲，小伤小病就要住院大养，岂不让那些农民泥腿子笑话！那天，几个抬担架的夫子和排里的弟兄都拦不住他，就连那个姓魏的医生都说服不了他。可那个玛丽亚一张嘴，一切就此改变了。

丁泗流熟门熟路，直奔山上的福音医院。年把多光景，就像古城汀州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样，这家一股子洋葱和牛奶混杂气味的教会医院面貌依旧，低矮的平房宁静古朴，就连那股子淡淡的化学药品味，仿佛也是昨天起就不曾散尽。还有那些白色方巾下面的一张张细皮嫩脸，似乎也都还熟稔，但分明又都记不得了。一年多前，南昌暴动部队在福音医院养伤的伤号有三百来人呢，谁还能记得他小排长丁泗流？除了小美人玛丽亚，他丁泗流又能记得住谁？就算有恩于他们三百来伤号的傅连璋院长和那个姓魏的医生，他也记不住长啥模样了。福音医院的医生、护士得知丁泗流是红四军队伍上的人，倒也没人慌乱，又听说他找玛丽亚，便告诉他，玛丽亚听说红军进城，一早就出去了。丁泗流并不气馁，转身出了医院，打算到街上继续寻找。前年，他们不就是在大街上认识的？

前年，他的枪伤本来并不重，却治疗得很不及时，部队一路行军打仗，加上天气炎热，感染化脓，魏约翰医生的手术很是费了点事。暴动部队并没

有在汀州久留，筹到一笔款子后，部队就往广东方向开拔了。临行前，留下一笔经费和三百多伤号，安置在福音医院。丁泗流在护士们的精心照料下，伤口很快愈合了。他和玛丽亚也一天天熟悉起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心情愉悦，差不多无话不谈。丁泗流不是没见过女人的那种男人，当兵吃粮，走南闯北，他见过的大姑娘还少吗？伤好之后，离开汀州城，他差不多也就把玛丽亚给忘了，就像忘记那颗曾击入他身体的子弹一样。如果这次不是红四军重新进入汀州，他说不定这辈子再也想不起那个叫玛丽亚的护士姑娘。可是，既然回来了，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想起玛丽亚。汀州城这小地方，鸡笼狗舍般大小，比长沙、南昌差远了，除了吃的喝的，他还能记起什么来呢？

走到街上，丁泗流见人群潮水一般朝城门涌去，他以为有多大热闹呢，也跟了上去。到了才知道，城里百姓为了看倒悬于城墙的死鬼郭凤鸣。丁泗流暗骂声“晦气”，吐口唾沫，正待离去，却一下看到了玛丽亚……是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她，尽管事隔一年多了，可他还是一眼认出来了。他妈妈的，这就是缘分啊！

玛丽亚和一个穿身黑色教袍的神父一道，正低眉顺眼的一脸倒霉相，听人训话呢。训他们的是个年龄与自己不相上下的男人，那家伙穿一身黑得油光闪亮的皮衣，像只才被人薅净鸡毛的乌骨鸡。那家伙还穿皮靴、戴呢帽，派头十足，嗓子又尖又细，话语快得根本分辨不出他在说什么，只是让人笼统地体会到他的一腔愤怒罢了。丁泗流不认得那个男人，估计他是城内某个富商，最多还有点文化，这两样兼而有之的男人丁泗流并不惧怕，他信服的只是枪杆子，天下之大，大不过的就是一杆枪把子，军队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玛丽亚肯定被那个男人吓得不轻，单薄的身子像片秋天的树叶似的簌簌发抖。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愈发让玛丽亚和那个倒霉的神父无地自容，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

丁泗流火气陡升，他分拨开人群走过去，一把将玛丽亚像只受伤的小鸟一般揽在身后，怒目瞪着那男人，喝道：“喂，你算哪只林子里的鸟？凭什么

